

厲蕩鋒

肖远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目 录

一、出	山	1
二、除	霸	7
三、打	播	11
四、提	亲	17
五、营	救	21
六、御	状	25
七、养	伤	30
八、决	斗	34
九、吊	丧	38
十、报	仇	41
十一、传	武	45
十二、求	圣	51
十三、回	山	57
十四、巧	遇	62
十五、夜	闯	67
十六、搜	山	73
十七、祭	灵	80

十八、聚	会	84
十九、恶	战	91
二十、干	预	96
二十一、受	命	105
二十二、扫	墓	116
二十三、比	武	126
二十四、应	考	135
二十五、决	裂	141
二十六、开	业	151
二十七、遇	难	159
二十八、云	集	168
二十九、暗	算	176
三十、查	办	187
三十一、围	歼	195
三十二、摊	牌	204
三十三、阴	霾	221

一 出 山

晨曦初露，星星正在隐去，东方渐渐呈现出一片鱼肚色。方旭在练武场上，正起劲地练着日月雌雄剑，忽然听到师妹凌云的招呼：“师兄！师父让你速回禅堂议事。”

“好！我马上就去。”方旭一边回答，一边敏捷地把剑插入剑鞘，在小溪边蹲下来，洗了一下脸，然后向禅堂走去。

方旭和凌云从小就在一起学武艺，随着年龄的增长，相互间渐渐产生了爱情，这颗种籽，默默地在他们的心间萌动、发芽，只是没有条件破土而出。方旭觉得凌云今天的表情和往常有些异样，以前见了面是有说有笑，有时还要上场对练一阵，可是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闷闷不乐，难道她做错了事，受到了师父责备；难道她身体有病；难道练功没叫她，使她生气了……方旭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禅堂。

“师父，你招呼弟子有何吩咐？”

普陀大师微微地点点头，然后问：“方旭，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弟子上山十七周年。”方旭回答说。

“对！十七年前的今天，你家遭受了一场横祸。朝廷总

兵刘洪为了霸占你母亲，刺死了你父亲，大火烧了你们家，你母亲被劫走，至今生死不明。”普陀讲到这里，马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十七年前的一个中午，普陀和师兄天元开完三年一度的掌门人会议之后，路经无锡，见一座好端端的二层楼房被大火燃烧着，黑烟冲天。奇怪的是大白天竟看不到一个救火的人。天元和普陀带着一种奇异的心情，走近一看，听着室内还有小孩的啼哭声，天元大声说：“你听，里边有孩子哭，快救人。”天元首先冲进火海，循着孩子的哭声找去，普陀紧跟着天元的身后往里冲。他们在卧室内找到了两个孩子，天元抱起一个女孩，普陀抱起一个男孩，运用轻功，迅速往外跳跃，当他刚跃到室外，被烧的房架突然塌了下来，这时天元放下孩子，面朝南，跪在地上，向老天爷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正欲离开此地，突然从房后闪出一位手持钢刀的中年人，他大声喝道：“你们是何处秃驴、妖道，竟敢在这里乘火抢劫，快快把两个孩子留下，否则捉拿你们到衙门治罪。”

普陀见此人脸呈一脸凶气，出口伤人，料他不是个好心人，不是乘火抢劫的，就是图财害命的纵火者，决定弄个明白，因此马上回答说：“施主，不分青红皂白，出口不逊，是何道理？”

“天下哪有那么多的道理，老子就知道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们留下不留下孩子？”中年人恶狠狠地说。

普陀立即回答说：“小孩是我们从大火中救出来的，不留下又怎么样？”

“看样子不给你们点厉害尝尝，你们是不肯放下孩子。吃我一刀。”中年人一边说，一边向普陀砍来。普陀当即飞

起一脚，正好踢中对方的手腕，对方“啊哟”一声，钢刀脱飞，普陀马上扬掌朝对方肩胛击去，对方沉肩避击，出掌还击，普陀当即来了一个“分花拂柳”式，击向对方的双肘，中年人不知内家功的厉害，用双肘来迎，只一碰，全身发麻，倒在地上，口里不住地喊道：“大师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大师饶命。”

天元马上接着说：“饶命可以，但你必须说明，为什么要烧掉这一家，是谁指使你干的？要从实讲来，如有半句谎话，绝不饶你。”

“我是当朝刘总兵刘洪手下的校尉，因我家大人，不！不！因刘总兵看上了老方家的媳妇，要纳她为妾，老方家不从，方先生还痛骂了刘总兵一顿，刘总兵恼羞成怒，一剑刺死了方先生，抢走了其妻，命小人纵火烧掉房子，把两个孩子要活活烧死，以绝后患。以上句句都是实话。”

天元紧接着又问：“你是不是还有隐瞒的？”

“小人不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老方家是古董商，古玩、古画等都让刘洪给抢走了。”

“你得到什么好处？”普陀接着问。

“总兵就赏给我二十两银子，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赏。”中年人一边回答，一边从兜里拿出二十两银子递给天元。天元接过银子，转过头来瞅瞅普陀。普陀明白师兄的意思，马上说：“师兄，此人不可留。刘洪权重当朝，如留下，不但对我们两山的安全不利，还会断送两个孩子的生命。”

天元觉得普陀考虑的比较周全，断然回答说：“好吧，由你来处理吧。”

普陀当即手起一掌，把中年人击毙。

普陀回忆到这里，略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向方旭这边走来，从袈裟袖里拿出只有半个虎形的白玉，接着说：“这半块白玉，就是在你们兄妹临要分手时，由天元禅师一剑把他劈成两半，各带半块，作为凭证。今后你们兄妹相见，就得靠它相认了。现在你把它珍藏在身边。”

方旭接过白玉，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心情十分沉重，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沉思片刻后才说：“多谢师父救命和培育之恩，弟子永世不忘。”

普陀大师微微地点点头，缓步回到法座上坐定，然后，有意激发他说：“方旭，大丈夫要是**有仇不报……**”

“非君子！”方旭答。

“好！你现在的武功学成了，可以下山为父母报仇了。你先去收拾一下行装，早餐后回到禅堂来，为师还有话对你说。”

“是！”方旭行了躬身礼，从禅堂退了出来。

这时，师妹凌云，右手挟着个小包，正在院子里等候方旭，见他从禅堂出来，马上迎了上去，羞涩地说：“跟师父谈一说，我和你一块儿去，我虽然武艺不及，但总可以成为你一个助手，遇事还可以互相商量，互相照应。”

方旭摇摇头，马上回答说：“路上一男一女多不方便。”这时方旭已经弄明白凌云不高兴的原因，接着说：“我此去，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就会回来的。”

凌云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姑娘，她老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女扮男装的服装，现在她把小包打开，穿上了绸缎长衫，戴上秀才帽，一下子由个女子变一个很漂亮的公子。“师兄，你

看我象不象一个男子？”她那圆形的脸上，衬托着一双清秀明亮的眼睛，微笑的时候，脸上的两个小酒窝，显得更加漂亮，可称得上是一位举世无双的美男子。

方旭把凌云上下打量了一番，高兴地回答说：“很象，很象！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

凌云的秋波含情脉脉地瞅瞅方旭，撒娇似地接着说：“师兄，这回你该替我向师父说了吧！”

“早餐后，师父还约我到禅堂去，我一定给你说，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师父要是不答应，就不能怨我了。”

凌云微微一笑后说：“师父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埋怨你了。”于是两人健步向禅堂走去。

启明星突然跃上大山的肩膀，宇宙睁开了微笑的明眸。呵！大地袒露胸脯，迎接日出。方旭和凌云早餐后，又双双回到了禅堂，凌云没有进去，还是在院子里等着。普陀大师见了这个情景，心里早就明白个八九。

“师父，我此次离师的时间较长，请吾师训示。”

“你这次下山，重任在肩，为师有约法三章，望你严格遵守。”

“师父请讲，弟子一定遵师训去做。”

“其一，现在武林界不平静，凡是门派之争，不要介入；其二，报父母之仇，把主要仇人杀了即可，不要大开杀戒；其三，为民除害的事，要多为，这是我们武林界的本色。”

“师父的教导，弟子一定铭刻在心。”

这时，普陀大师以深沉的目光瞅瞅方旭，又瞅瞅正在院

子里等候的凌云，微微一笑，接着向外招呼：“凌云，你也进来，为师有话对你们说。”

凌云走进禅堂，双手抱拳：“拜见师父！师父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

普陀大师接着深情地说：“你们师兄妹到本刹学艺，十几年来了，但你们还都是俗家弟子。这次为师命你和方旭一同下山，协助你师兄报杀父母之仇。大事完成之后，你们可以结为伴侣，以了却为师的一桩心事。不知你们愿意否？”

“敬遵师命！”方旭和凌云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因为师父说出了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事情。这时，凌云的脸红的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显得更加美丽。

普陀大师笑呵呵地离开了座位，从里屋取来一把“青龙剑”，一对“鸳鸯剑”，一葫芦刀伤药，一包百两银子。走到他们师兄妹跟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要离别了，为师送你们三样东西。这两把剑，都是本刹祖传宝剑，它削铁如泥，要好好珍惜它，做到人在剑在；这葫芦药，也是祖传刀伤药，用此药治疗刀伤，三日即可愈合；你们出山，人生地不熟，这包银子做为盘费。最后祝你们一路顺风，马到成功。”

方旭和凌云接过师父的赠礼，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双双跪下，齐声说：“谢谢师父，弟子祝师父寿比南山。”

“起来，起来。闯江湖，总得有个名，方旭，你就叫长眉侠；凌云，你就叫云子仙。现在你们就赶路吧！”

“多谢师父赠名。”

方旭和凌云，依依不舍地拜别了师父，含着热泪，离开了禅堂，迎着美丽的朝霞下山去了。

二 除 霸

晓行夜宿，十几天的功夫，方旭和凌云来到历史古城——姑苏。这是一个方圆不到十五里的小城，但水陆交通很方便，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几条主要街道上商业繁华，十分热闹。

方旭和凌云安排好住处之后，正欲上街游览，当他们刚走出客店门口，见马路上人群慌慌张张地乱跑，有的还边跑边喊：“刘衙内抢女人啦！”“刘衙内抢女人啦！”“妇女们快躲一躲吧！”这时，街两旁的商铺很快上了窗门板，关闭了店门。不一会，有一队骑兵开道，紧接着就是一顶花轿，里边坐着被抢来的民女，正在轿内哭泣。花轿后边是一位骑着黄骠马的公子哥，神气十足，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一看便知，他就是人们所喊的“刘衙内”。刘衙内的后边紧跟着十名腰挂戒刀的卫士，和一排手执长枪的卫兵，他们威风凛凛从客店门口走过。

方旭走到一位老人跟前，小声地问：“老伯，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叹了一口气，然后愤愤不平地小声回答说：“你们两位壮士大概是外埠人，不了解。他就是刘总兵的儿子，人称‘花花公子’刘衙内，依仗父势，抢男霸女，无恶不做，在我们姑苏，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了，是古城的一霸。”

“那不会向官府告发。”凌云天真地插言说。

老人连连摇头，无可奈何的样子接着说：“刘衙内在姑苏是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地方官都怕他，在知府衙门里，他象走平道似的。你想老百姓告状能告赢吗？”

方旭和凌云会意地点点头。方旭接着问：“刘衙内的老子叫刘什么？”

老人回答说：“他爸爸叫刘洪是当朝的总兵，坐镇常州，姑苏也是他统辖的地方。”

方旭一听刘洪二字，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心意顿和，接着问：“老伯，刘衙内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仔细地把方旭、凌云上下瞅了一下，见他们两位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并非一般书生。但他还是以一种试探的口气回答说：“就是把地点告诉你们，也无济于事了！”

“老伯你把刘衙内的住址告诉我们，也许那位被抢的姑娘还有救呢！”凌云说。这时，老年人又瞅瞅两位年轻人，怀着一种既虚无缥缈又十分执着的念头，暗暗想：也许他们能救出那位被抢的姑娘，于是回答说：“城东大约走五里地水路，在一座山腰上，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院，就是第二总兵府。”

“老伯！这里能租到船吗？”方旭着急地问。

老人高兴地回答说：“两位壮士要去救那位姑娘，我老汉愿意奉陪，我豁出这把老骨头来，亲自把你们送去。”

“好！老伯请到客店，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方旭等人进了客店。

这天刮得东南风，大船行驶得很慢。跟在后面的一条小

船，很快地撑上来，当小船将要靠近大船的船帮时，方旭就大声叫喊：“卖状元红啰，卖状元红啰！”

一个卫士马上搭腔问：“是陈的还是新酿的？”

“起码在窖十年以上！”方旭回答说。

“多少银子一坛？”另一位卫士问。

“二两银子一坛。零买也可以。”

这时，有一位腰挎戒刀的小头目把梯子伸向小船，凌云端了一大盘酱牛肉和十几只碗，先上了大船，方旭敏捷地把坛盖打开，放了蒙汗药，也上了大船。卫兵们三五成群地都围了上来，这个买一碗，那个买两碗，争着喝酒，说也快，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卫兵们都歪歪斜斜地躺在船板上了，动弹不得。这时坐在小船上的李刚大伯见机马上把藏在船里的宝剑递给方旭和凌云。方旭手持青龙剑，首先冲进船内，凌云手持鸳鸯剑，紧紧跟上。这时刘衙内正在调戏那位被抢来的姑娘，刘衙内嬉皮笑脸地说：“你父在朝当太傅，我爸爸在朝当总兵，一文一武，我们是门当户对，你就从了我吧！”刘衙内一边说一边去拥抱。方旭见了立刻火冒三丈，正要举青龙剑去刺，刘衙内身边卫士举戒刀挡住了，方旭急抽剑，忙以泰山压顶的姿势向卫士砍去，卫士举刀一挡，只听得咣啷一声，戒刀被砍成两截，卫士被吓得目瞪口呆，连连后退几步。刘衙内见势不好，大声喊叫：“卫士们给我上，给我上！”另一名卫士正要举刀来迎战，凌云赶到，手起一飞弹，正好打中卫士的手腕上，卫士手一松，钢刀落地。这时方旭大声说：“各位弟兄，今天我们追杀的只是刘衙内一人，他依仗父势，无恶不做，死有余辜。其他的人只要不与我们为敌，我们一个不杀。如果谁要顽抗，就和刘衙内一样

下场。”方旭手起一剑，把刘衙内砍为两段。于是十几个卫士都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凌云马上拽着那位被抢来的姑娘向船外走去，方旭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舱壁上写道：“杀恶霸者长眉侠”七个大字，然后向船外走去。他走上大船头，见凌云和那位姑娘已安然坐在小船上，便施展轻功，跃身一跳，象一只小燕似地轻轻落在小船的船头上，小船竟没有大的摇摆，连凌云也钦佩方旭超人的轻功。

“多蒙两位壮士相救。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请问两位壮士尊姓大名，家住何处？日后也好报答。”被救的姑娘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边作揖边问。

方旭因不知姑娘的底细，不敢轻易露名，淡淡地说：“除害是我们武林界的本份，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凌云侧过身来忙问：“不知小姐贵姓芳名，家住何处？我们好护送你回府。”

这时姑娘才仔细地瞅瞅凌云和方旭，见他们俩都是堂堂一表人才，怀着钦佩和仰慕之心回答说：“我叫冯秀兰，父亲在朝为官，家住无锡。昨天随家母到姨娘家作客，不幸被此歹徒抢来，多亏你们相救，实在感激不尽。”

“我们护送你到姨娘家。”方旭说到这里，略有所思地把话停了一下后，接着说：“不过你们还得连夜回无锡。刘衙内被杀，刘家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冯秀兰听了方旭的话之后，顿时又忧心忡忡，紧锁双眉，不知所措，她说：“我和家母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名丫环，要是在道上再碰上刘家的人那可怎么办？”

凌云知道他们此去要路过无锡，也知道方旭的性格不愿和女人同行，但是她觉得救人应救到底，所以马上安慰说：

“小姐不必烦愁，到了姑苏之后，接了你母亲，我们护送你们回府。”

凌云的话是正中冯秀兰的心怀，这是她求之不得的。可是她毕竟是个知书达礼的人，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事先没有邀请，有点失礼，微微一笑说：“两位公子和李老伯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请到舍下住些日子；以便报答。可是刚才我都吓蒙了，没有邀请，实在对不起。”

方旭马上回答说：“我们武林界侠义之人，救人不图恩报。小姐不必客气，我师弟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一定护送你们母女到府上。”

当下大家都默默无言，小船一路顺风向姑苏驶去。

三 打 擂

刘衙内被杀的消息传到常州总兵府后，总兵刘洪暴跳如雷，他傲气十足地说：“朝廷文武百官都惧我三分，谁吃了豹子胆，敢在我头上动土。我要亲自带兵去姑苏捉拿凶手。替我儿子报仇。”

可是王师爷却摇摇头，表示不赞成，他说：“大人亲自带兵去姑苏，好比拳头打跳蚤，就凭‘长眉侠’三个字，就能找到凶手了？就是凶手站在大人眼前，大人也未必认识他。”王师爷说到这里，叭嗒，叭嗒地抽了几口水烟，然后

接着说：“我有一计，不知道可否？”

刘洪着急地说：“王师爷既然有计，就请快讲。”

王师爷放下水烟袋，两只老鼠眼滴溜一转，放低声音说：“我们刘府积怨甚多，这次公子被杀，我以为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杀人者还会找上来的。所以我想明天在校场上设一擂台，从打擂中观察动静，引蛇出洞，然后歼之。”

刘洪听了之后，欣喜若狂，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不愧为刘府的师爷。”刘洪一边说，一边伸出大姆指。王师爷确是一个诡计多端，阴险奸诈的人，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可是就在他一对老鼠眼一转之下，不知有多少庄户人家的地都让刘洪霸占去，弄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被害在这高墙深院之中，得不到申冤，所以他受到他主子的赏识。刘洪夸奖王师爷之后，马上说：“我就去吩咐家人去校场上筑擂台。”

第二天校场上是彩旗招展。在校场中心果然新筑了一个大型擂台，左联上写着：“拳打南山猛虎”，右联上写着：“足踢北海蛟龙”，横联是“天下无敌”四个大字，非常醒目。

这是一个日丽风和的天气，人们象赶集那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校场上看热闹。

方旭和凌云护送冯小姐回府后，连冯府的大门也没有进，就顺路向目的地奔来。仲春，江南的田野，风景秀丽，蛋黄色的油菜花已经绽开，麦田一片碧绿，麦苗长得齐刷刷的。一方方的水塘，一丛丛的秀竹，极目远眺，山峦起伏，万树葱翠。可是方旭和凌云无心观赏这大好春光，一路上施展轻功，于昨天晚上顺利地到达此地，就在城东一家不显眼

的客栈住下。今晨起来，听说校场上打擂比武，所以他们也来看热闹了。

方旭看了擂台上的对联之后，开始用鼻音轻轻地哼了一声，以表蔑视，但仔细一想，设这个擂台的目的不是寻常比武，他小声对凌云说：“你闻到火药味没有，这不是一个擂台，是钓鱼台。”凌云点点头，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

擂台上并排坐着四个人，三男一女。台下观众有认识的，说女的叫刘月娥，是刘洪二房太太的长女，三男中有一人是和尚打扮，身穿灰布僧衣，白护领，腰系兰皮搭包，脚蹬鱼鳞洒鞋，肥胖身躯，一脸络腮胡子，两道粗黑的眼眉，厚嘴唇往外翻翻着，活象一尊凶煞神，据说他是梅山邪教派的弟子。四人中，突然有一人跃身来到台中心，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面皮微黄，一双小圆眼，豆虫眉，蒜头鼻子，血盆嘴，身穿青缎小袄，兜裆裤，足蹬一双绿色缎靴。他先打了一套蛇拳，既是助兴，又是示威。套路打完之后，他双手抱拳说：“兄弟姓牛，名天胜。今天我们四人在此设擂比武的目的，是以拳会友，广交天下英雄。”说到这里，略停顿一下，接着说：“不过打擂比武得有一个规矩，第一，上台来，先通报姓名和住址，打死了好通知家属来收尸；第二，立字据，打死勿论，胜者王侯，败者贼，不准打官司。”牛天胜讲到这里，双眉扬起，目露凶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傲气十足地挑衅说：“哪一位有胆识的就请上来比比试试。”

凌云见他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样子，就要上台去打掉牛天胜的威风，方旭急忙把她拽住了，并在她耳边小声说：

“不要急，这擂台的后台是刘洪，这一点清楚了，设擂的目

的是门派之争，还是和衙内被杀有关，还没有搞清楚，我们观察观察再说。”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把校场挤得水泄不通，可是半晌没有一个人上台和牛天胜比武。台上的牛天胜更加趾高气扬，口出狂言：“我们这个擂台，平庸之辈是不敢上的，就连武林界的几大门派的掌门人，见了也望而生畏，那个江湖上自称为‘长眉侠’的，有种的话，上来和老子试试试试。”说完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牛天胜最后一句话是得意忘形后流露的，可是却泄露了天机。当时方旭在凌云耳边小声说：“这个擂台是专为我们设的，必要的时候得教训教训他们，但上台不能按他们的规矩办。”

正在牛天胜笑的得意的时候，一位青年突然跃上擂台，既不报名，又不搭话，开拳就打。青年人施的是六合拳，牛天胜施的是鹰爪拳，拳来脚往，大约打了二十个回合，牛天胜渐渐不支，脚步渐渐乱了起来，青年人越打越勇，乘虚紧逼，突然飞起一脚，把对方踢下擂台。全场热烈鼓掌，叫好。那青年正欲下擂台，坐在右首的那位女擂主出场，她有意恶语伤人：“打擂的，你先不要走，留下姓名，要不你姑奶奶把你打死了，还不知你是哪里的鬼。”青年人听她出口不逊，正准备和她交手，一位青年女子轻轻地跃上擂台，小声说：“哥哥，他们搞的是车轮战术，你先下台休息，我来对付她。”然后转过身来问：“你们摆擂的目的不是说以拳会友吗？怎么出口就骂人呢？不怕别人笑掉牙。”

在台下的方旭和凌云，看到上台的青年女子和冯秀兰长得一模一样，连说话的声音都相似。他们俩一下子都愕然